

1704

丹江口

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丹江口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丹江口文史资料

第三辑



湖北省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7C33/41

丹江口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丹江口文史资料》编辑室编辑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人民路142号 邮编441900 电话(07292)223315 222511转2093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插页6 字数160千

1994年11月丹江口报社印刷厂印刷

DW1-3 EDT94·(30) 定价 6.00元

《丹江口文史资料》第三辑

编审委员会名单

顾 问 王青云 陈知识 张百川 周 荣

主 任 李志江

副主任 何金祥 张有富

编 委 李志江 何金祥 张有富 陈天毅 石治贵

张汝为 曹仲明

目录 1

红三军破均州·····	王启胤 (1)
我在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	钱俊瑞 (6)
第五战区长官部及干训团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	张寿龄 (9)
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干训团到第五战区干训团·····	郑绍文 (11)
三到草店·····	易家驹 (14)
抗战初期的草店儿童剧团·····	程 祺 (16)
回忆我在鄂西北的工作情况·····	赵 石 (24)
我所知道的何基沣将军·····	邱静山 (28)
鄂北之行	
——从武汉到均县抗日救亡工作的回忆·····	赵家驹 (32)
我和“战教促进会”·····	江 津 (45)
抗战初期的草店文化站·····	黄怀贞 李 肖 (50)
我对草店儿童保育院的一段回忆·····	王述宏 (54)
鄂西北群团的出现与解散·····	黄正夏 (58)
第五战区军官在武当山的碑刻·····	周 纯 (61)
国民党军在丁家营构筑的防御工事·····	侯兆庆 (64)
陈诚在均县的短暂驻足·····	王启胤 (66)
日机轰炸周府庵·····	周国明 (68)
武当黥武·····	黄 天 (70)
寻求光明之路·····	贾义先 (77)
日本“花冈惨案”前后·····	刘开彦 (80)
1935年洪水泛滥如是说·····	丁荣先 (92)

目录 2

1939年瘟疫蔓延亲历记·····	程 达 (97)
沙陀营旧事·····	张永启 (98)
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	张华鹏 (105)
我的前半生·····	苏玉珍 (110)
均州近百年书法家概述·····	邓精一 (115)
中正小学漫忆·····	石金汉 (121)
对草店乡人民剿团的回忆·····	费正华 (127)
建国初期的均县新华书店·····	张进成 (131)
忆均县第二中学的迁建·····	张百川 (133)
从《均县农村》到《丹江口报》·····	朱自欣 周长国 (137)
国家第二版本书库迁移和撤销始末·····	祁炳奎 (141)
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发掘的前前后后·····	李征康 (144)
对开展防治头癣病工作的回忆·····	刘维源 (149)
当今世界殊	
——一颗剑齿象牙化石的发掘经过·····	王正华 (153)
我和我的家庭·····	曹美琛 (155)
在全国妇联机关工作的日子里·····	王果爱 (168)
进藏记略·····	王青云 (184)
抗战中期均县三区区长朱继咸·····	谭大江 (194)
更正·····	(225)

红三军破均州

1930年底，中国工农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后，贺龙将军率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向敌人军力薄弱的鄂西北挺进，建立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他们绕南漳，达保康，经谷城，于次年农历四月二日（阳历5月19日）兵临均州城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于农历四月五日（阳历5月22日）攻克县城，消灭了敢于顽抗的地方武装。笔者当时13岁，在高小读书，居住城内，对红军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激战三昼夜，胜利攻克均州县城的情景，记忆犹新。尤其对“铁打的均州被红军攻破；铜铸的头颅为工农牺牲”这一幅气壮山河的豪迈联语，到六十年后的今天，仍铭刻在心中。兹追记这段不平凡的革命史绩，以志永久：

一、双方兵力，武器装备和攻防设施概况

红军方面：红三军攻城先遣部队约数百人，其后续部队自草店沿公路向县城陆续集结。后方医院和兵站，驻扎在林家庄一带。攻城部队所使用的武器多为步枪、手提花眼机关枪和手枪，有迫击炮两门，但炮弹甚少（攻城时曾发射两炮未命中目标）。

攻城时，以天主堂钟楼为制高点，利用南关大街两侧商店楼上屋檐间风火墙为掩体，使用交叉火力，掩护攻城战士前进。制造土坦克为活动掩体（方桌上覆盖几层湿棉絮），战士二三人顶着桌子前进，以减少伤亡，打造云梯数十架，作爬城工具。利用煤油火烧城门。

守城方面：守城为保安队一个中队，约百人，步枪约百支，子弹甚少。所赖以顽抗三昼夜的首先是靠城墙的高大、坚固，靠所谓“铁打的均州”；其次所倚仗的是城内有数十门土炮（称将军炮），沿城内侧三面均有炮台（东西临汉江未筑炮台），还有百余根牛腿拐子火炮，火药、铁砂充足；再就是墙垛上放置滚木、垒石和石灰、灶灰包，防止爬城。夜晚在城垛外遍挂夜壶灯照明；以防夜袭（搜集民间的陶制小便壶，灌入桐油，用棉条作捻子点燃），强征保甲壮丁数百人作炮手、滚木、垒石手日夜守城。

二、攻防激战三昼夜概况

农历四月二日，攻城战斗打响，红军战士以南门和西门为主攻目标，以天主堂钟楼为制高点和南关两侧风火墙为掩体实施火力支援，红军战士抬着云梯，前仆后继，勇猛前进，但多次中途被土炮火力所阻，攻势受挫。有几次部分红军战士虽已逼近城墙，并开始架云梯登城，但爬至一半，也多为滚木、垒石砸下。登城困难和战斗激烈情况，可以想见。

四月三日，红军攻城指挥机关，鉴于硬攻无效，徒增伤亡，便改用政治攻势，组织宣传队阵前喊话。战士们手持话筒，站在板凳上高喊：“城上弟兄们，红军是穷苦老百姓的军队，穷苦人不打穷苦人”，“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才能救国救民”等类口号。喊话战士，前一个被打倒，第二个战士又登上板凳继续喊，持话筒的战士与持枪的战士一样地前仆后继，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爬城和喊话均无效后的四月四日，红军改用土坦克掩护前进，攻入南门洞内；用煤油烧毁城门。办法是征用茶馆的方桌数十张，每张桌上面覆盖浸湿的棉被数层；桌下由战士二至三人顶着，并携带煤油，在火力掩护下，沿南关大街，前后相继，递次向南门逼近。前面的土坦克被击中，后面的便紧紧跟上。这样在

敌土炮轰击的间隙中，终于有两辆土坦克攻入城门洞内死角。城内因没有手榴弹这类武器，无法对城门洞内实行有效火力拦阻，红军战士得以从容点燃煤油，焚烧城门，为攻破“铁打的均州”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城内抵抗情况：当时国民党均县县长雷梦苏赴武昌开会未回，秘书股长唐××代行县长职权。唐为文人，不懂军事，具体负责顽守县城的是区长王夫之、城内保董肖鼎新和保安中队长，他们招募了北洋军阀时期的退伍营长单××（人称单胡子）为作战参谋。他们利用保甲组织，强征壮丁数百人守城，放土炮、打垒石、撒灰包顽抗到第三天，当红军土坦克攻入南门洞内烧城门时，王夫之、肖鼎新等提着手枪强逼壮丁扛土包、粮食包作障碍物，堆放南门内，当城门烧毁垮倒时，堵塞城门已达三分之二的高度，形成短时的隔障碍物互射的激战场面。惟此时，守城的顽军已人心惶惶，保安队士兵和壮丁已恐慌万状，军心涣散，延至四月初四日夜，保安队借吹冲锋号，并丢火燃烧南门外东侧的三间草房以虚张声势，置守城壮丁为掩护，悄悄地打开东门渡过汉江逃跑了。一片沉寂之后，四月初五拂晓，红军战士自南、西两面登城，俘虏了还在土炮台边打瞌睡的保甲壮丁，胜利结束了这场攻坚战。“铁打的均州”终于被红军打破。

三、红军入城后的革命措施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在贺龙军长率领下，于农历四月初五进入了均州县城后，设司令部于小东街福音堂内，并立即采取了以下革命措施：

1、打开地主粮仓，分发粮食，救济贫民。四月初五至初七连续数日，将城内一些大地主家的粮仓打开。如北门街刘家，学官场苏家、肖家、丁家，南大街大地主苏珉山家和小东街张伯刚家的大批粮食，任凭附近贫民或肩扛、或担挑，各街巷领取粮食。

的贫民络绎不绝，近郊农民也有进城分粮的。

2、逮捕并镇压了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和叛党变节分子。

红军入城后的第三天，便镇压了以丁源泰为首的八名反革命分子，尚记得姓名的有以下几名：

1、丁源泰(又名丁俊甫，人称丁八爷)城内恶霸地主。民国以来充当团总多年，为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2、县政府秘书股长唐××，代行县长雷梦苏职权，浙江绍兴师爷出身。他本人来均县不久，尚无什么劣迹，但他所代行的反动职务，决定了他被镇压的命运。

3、单胡子，北洋军阀退伍营长，红军攻城期间，助纣为虐，为守城顽军出谋划策，协同指挥作战，增加了攻城的困难，导致了红军战士过多的伤亡，他是历次反革命的凶恶敌人。

4、贾元恺和其妻杜氏，贾元恺是均县完全小学校长，伙同其妻杜氏策动其妹贾元凤脱离革命，撕毁与革命干部艾××的婚约，另嫁大地主许大少(许栋之，清末曾任鄖阳知府许有麟之子)为妻，杜氏并横加辱骂红军，要与其夫贾元恺同死，因之同被处死。

5、丁蔚起曾任完小文书，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的低潮时期又脱离革命，被视为变节分子。在当时左倾路线占上风的情况下，脱党而叛党；当时将其处以死刑是可以理解的。

6、镇压的还有王××，其情况与丁蔚起相同。可惜记不清楚了。镇压的第八名已毫无印象。

以上八人，约在农历四月初八日上午，自小东街福音堂红三军司令部内押出，八人皆赤膊五花大绑，皆插亡标，沿横东街，察院街(我在家门前看见)，出南门，经南关大街到大校场刑场，在数千观众前宣布罪状后处以极刑。这一革命举动轰动全城，人心大快(当时我未敢跟至刑场亲看，邻人有亲见者，说是如此)。

四、召开追悼大会，悼念为工农牺牲的革命烈士

此次红三军战士，在攻城战斗中，除受伤者外，计有八位同志壮烈牺牲。红三军入城后，搜集各个地主家的上好棺木装殓，浅厝于净乐宫正门龙坡台上，台前扎有牌坊，用兰白布缠绕，编扎松柏树枝和纸花。牌坊两侧悬挂着大幅白布制作的挽联，挽联是由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直荀）书写的“铁打的均州被红军攻破，铜铸的头颅为工农牺牲”，横联为“永垂不朽”大会开得悲壮肃穆，与会群众和红军战士低头默哀，也有暗自垂泪者。笔者会后仔细瞻仰了烈士陵园和这幅气壮山河的对联，至今记忆犹新。

深为惋惜者，贺龙将军在均县不到半月，而分兵两路向鄂西北重镇郧阳进军，一路溯汉水西上，一路由草店北上。由于进攻郧阳受阻，回师武当。贺龙军长于农历四月二十日进驻紫霄宫，利用天险，阻敌追剿，自此放弃了得之不易的均州城。

红军走后，反动势力抬头，原均县县长雷梦苏未返，便由地方绅士公举均县红卍字会会长陈霁霖暂代县长。陈霁霖因于民国初年在外省出任过几任县知事，有一定声望，因而当选。这时县里政权完全掌握在一些劣绅手中，陈霁霖仅是一个傀儡。净乐宫内龙坡台上八位革命烈士的灵柩，被反动分子雇掩埋工头王三拆毁，开棺倒尸，将烈士尸体从东门抬出抛入汉江，将棺木洗后加以油漆，转地高价出售，作抵掩埋工工资。反动分子将仇恨移泄于烈士遗体，穷凶极恶，令人发指。

兹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铁打的均州县城淹没在浩瀚的库区之中，我们更缅怀为攻取它而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为启迪后人，当知胜利来之不易，以激励来者更热爱家乡，建设家乡，更热爱祖国，建设祖国，故为文。

作者简介

王启胤，原为均县中学教师，现为沙市市七中退休教师，民革成员，沙市市人民代表。

我在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

抗战初期，国民党分设战区。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防区在山东、苏北一带。第五战区有个动员民众抗日的组织叫动员委员会，党派了张劲夫等同志参加了这个组织，支持李宗仁的力量去抗日。由于日寇的猖狂进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由徐州逐步西撤到湖北境内。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前，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派我到第五战区去做统战工作。和我一起去的有胡绳、刘江凌、张佐华、郑楚云、关梦觉、李伯余、陈北鸥等同志，还有安徽大学的进步教授夏石农同志。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是李宗仁的外甥。韦的政治靠山是李宗仁，但他已经同国民党黄埔系、军统特务系统有联系。韦永成控制着政治部，这样的政治部对扩大抗战力量不利。当时长江局决定，建议李宗仁在司令长官部内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实际上是同韦永成的政治部作斗争的。1938年8月董必武同志同李宗仁在武汉见面时，达成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协议。那时周恩来同志兼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陈诚为部长，政治部第三厅是郭沫若同志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也是统一战线组织，实际上是由我们党领导的。在武汉时，周恩来同志委托董必武同志找我谈话，讲明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然后我找了胡绳等几位同志，党组织决定我们一同前往。去的时候，李宗仁隐约知道我们几个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是救国会的名义开展活动的。当时

全国有个全国救国联合会，由沈钧儒、邹韬奋等人领导。救国会里面有个党团，我是党团书记，也是全国救国会委员。周恩来同志派凯丰同志领导救国会党团工作。我去第五战区后，由王炳南同志继任救国会党团书记职务。

早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还在鄂东宋埠的时候，我们就以救国会的名义去慰问过前方将士，李宗仁还接待了我们。到了汉口，我们通过李宗仁的亲信甘介侯先生，又一次见到了李宗仁，他采纳了我们提出的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建议。不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了襄樊，在那里李宗仁再一次接待了我们，并商讨了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事宜，指定我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成员有胡绳、孟宪章、李伯余、刘江凌、臧克家、张佐华、李相符、陈北鸥、夏石农、孙林等。陈北鸥那时不是党员，他同李宗仁有关系，经常同李宗仁联系并负责处理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以后，主要办了两方面的事情。一是接办《鄂北日报》；二是成立文化站、文化馆、战地服务队。《鄂北日报》社社长名义上由我兼，主持报社工作的是胡绳同志，刘江凌、郑楚云、张光年同志参加报社工作。我多次去报社同职工谈过话。接办《鄂北日报》后的第一篇社论记得是我写的。在均县一带，普遍设立了文化站，大的集镇设立文化馆。我们还在武汉办了个战时书报供应所，在鄂西设立了一些分所，吸收了当地一些青年参加这一工作。这样，实际上把第五战区政治部的民众运动的工作抓起来了。

1938年，领导鄂西北斗争的党组织是鄂西北区党委，王翰同志任区委书记，他派曹荻秋同志同我接头。文化工作委员会设立一个支部，在鄂西北区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我兼支部书记，李伯余是负责人之一，智体洁在武汉时参加青年救国会的工作。到襄樊后，第五战区的地下党员都是单线联系，单线碰头，我同

当地党的同志有过联系，除曹荻秋同志外，我记得还有张执一同志。

李宗仁桂系同蒋有矛盾，同我们党有些靠近。我们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同他联系，他表示欢迎。正是这样，我们通过甘介候、李范一和陈参议等多种渠道，在第五战区开展统战工作。

正当我们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之际，蒋介石派军统特务张元良到第五战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他一方面监视李宗仁，一方面打击和破坏进步力量。韦永成和张元良有些区别，虽然韦同黄埔系、军统特务有联系，但他的靠山还是李宗仁。我们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联合李宗仁，争取韦永成。1938年底，我们在桐柏山一带发展民众武装活动，被张元良发现了。敌人很毒辣，他们要抓我和胡绳等同志。怎么办？区党委决定把我们这些头面人物调开。于是我们有的撤到重庆，有的撤到河南，一些没有出面的同志就隐蔽起来，实行有组织的撤退。就在这年底，李宗仁要在均县办一个军官学校，要我去当少将总教官，他同意我到重庆去请示有关事宜，我就借机跑掉了。我乘司令长官的车子去宜昌。途中路过当阳停了两天，当地党组织让我把信捎到重庆，那时恰恰过元旦。李宗仁本人态度较好，他知道我们疏散撤退，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胡绳等同志比我晚走一段时间，大约是1939年四五月间到重庆去的，刘江凌同志到了河南。我脱身后，听说叛徒叶青担任第五战区军官学校总教官。

（孙东海、徐应洪整理）

第五战区长官部及干训团 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

1938年春，国民党第五战区在徐州会战后，按照国家长期抗战、保存实力的策略，我部由徐州向豫鄂地区作战略转移，同时作了有计划的与敌保持接触和阻击。司令长官部经潢川、浠水、宋埠、夏店和樊城于1939年秋到达老河口，一直到1945年初李宗仁调任汉中行营主任，期间共达六年之久。现将我所能忆及的有关事项作以下概述，供史家参考。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编制和人事安排是：在司令长官李宗仁之下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和孙连仲，参谋长为徐祖贻（1940年调任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任教育长），副参谋长为王鸿韶（徐祖贻调离后接任参谋长），司令长官办公室专任高级参谋便是我，参谋处长吴仲直（后易高松元），军务处长梁家齐，副官处长农之政，经理处长梁克监，军医处长项颀，电务机要室主任李扬；高级幕僚中有高级参谋黄敬修、温翹生、梁寿笙、王润民、张星拱、高鹏、陈庠、乔尚伦、李宇清等人；顾问有石頌，参议刘仲华、刘汉川和周范文等人；秘书有黄雪村、晁庆昌、潘鹤、陈更生和周天游等人。

当时配属在战区的机构和领导为：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兵站总监部总监石化龙（后易张襄）、军法执法监部执行监黄建平、军风纪巡察团团团长石敬亨、炮兵指挥官张广厚、工兵指挥官沈蕴存、军粮局局长胡畏三（后易张超）、别动军第六纵队队长

徐之道、光谷警备司令部司令王家本（后继任的为刘剑奇、苏新民和梁家齐）、阵中日报社总编辑为政治部秘书尹冰彦。

1939年初，为长期抗战和替补初级干部的殊重伤亡，干部的增补实为当务之急。战区命我在湖北均县（今丹江口市）草店的周府庵、遇真宫等处负责建立战区干部训练团。李宗仁兼任团长，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任教育长，我任教育处处长。团设有政治部主任，由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担任，另设有总务处，处长为刘剑奇，还有附属医务所，所长孙荫坤（系德国耶那大学医学博士，实际上是李宗仁的随身医生）。干训团共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系军官大队，大队长谭小侠；第二大队也系军官队，附有一部分军士，大队长周仪，第一、二两个大队各辖三个分队；第三大队为学生队，系招收战地的爱国知识青年，大队长张敬系由战区长官部作战情报科长调任的，这个大队共辖四个分队。

战干团于1939年稍后奉令改为中央军第八分校。战干团结束前，由张任民撰写了一篇为抗战建立战干团的纪实，由我们共同署名刻在武当山南岩宫峭壁上用以纪念。战干团结束后，我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办公室专任高级参谋。

（曹仲明 整理）

作者简介：

张寿龄，祖籍北京。原系国民党陆军中将，曾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办公室高级参谋，现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文史名誉馆员。

由第三十三集团军干训团 到第五战区干训团

我是四川潼南人，1905年生。1931年4月由上海党中央派往湘鄂西根据地，1932年因病又回到上海，在上海互济会全国总会工作，先任济总宣传部秘书。后任总会秘书长。1935年5月遇叛徒被捕，关在南京宪兵部监狱。8月，邓中夏被捕，我们关在一起。监中难友知是邓中夏后，主动照顾他睡在上铺。我问中夏有什么打算，他说，有打算，准备上雨花台！大概四个星期后，中夏即被枪杀。

党的营救使我于1937年9月出狱。出狱后，我先到延安住党校接受审查，后分配工作，我于1938年3月离延安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八路军办事处的王梓木同志代表组织分配我到西北军33集团军干训团当政治教官。我拿着冯玉祥将军的介绍信到河南鄆城，先见张克侠将军，后见张自忠将军。随后来的还有曹获秋、任泊生。张自忠将军给我们三人少校军衔，月薪80元，并要我到武汉招生，主要是招流亡学生，先后招到四五百人，其中党动员了一些，应城汤池训练班去了几十人。还招了一个队的女生。学生招来后，就驻在河南驻马店。干训团成立有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后日本人进攻，干训团沿信阳、桐柏、南阳一直退到邓县。沿途有些学员无力走路，更无力背枪，尤其是女学员。我帮他们背背包，或帮他们挑枪。这引起了干训团团长董升堂的关注。在